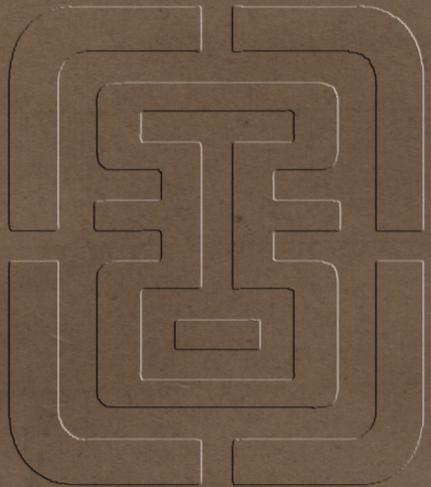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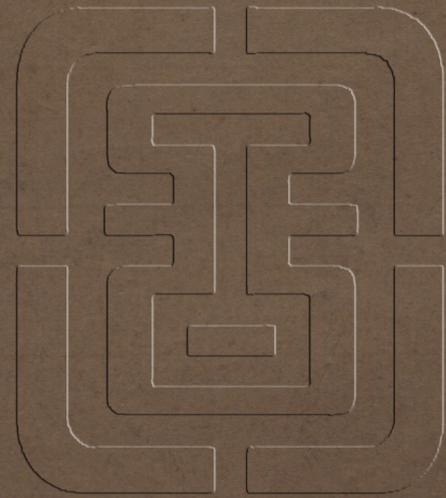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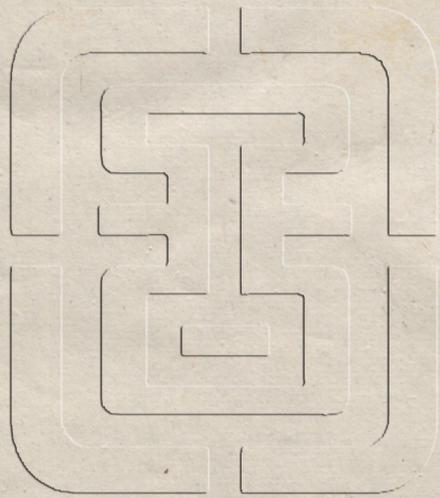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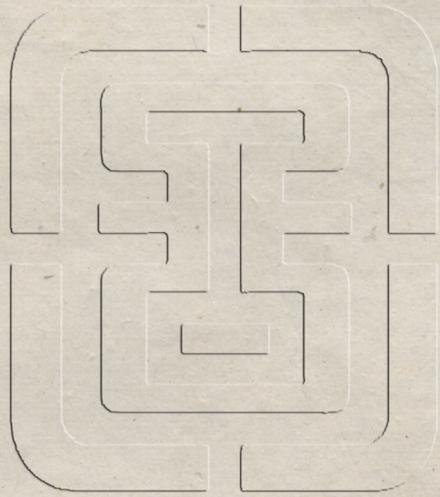


法苑珠林  
二十



309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忠孝篇第四十九之餘

太子部

如報恩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波羅柰國王名羅闍其王統領六十小國王有太子作小國王有一大臣名羅睺羅心生惡逆殺害大王并二太子王宗小子作邊國王仁性調善天神敬愛生一太子名須闍提年始七歲聰明慈孝王甚愛念時神語

王羅睺大臣謀奪國位收殺父王并殺二兄軍馬不久當來殺王今可逃避王聞是語心驚毛豎仰而問曰卿是何人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所宣實不卽報王言我是大王守宮殿神以王福德正法治國不枉人民故先相告王宜速出衰禍不久正爾當至王聞是已卽入宮中便自思惟欲投他國時向隣國有其二道一道計行七日乃到一道計行十四日至王卽尋辦七日糧食抱兒而去夫人隨後時去念念心意荒迷或誤著十四日道其路嶮難復無水艸初發唯將一人食糧而於今者三人共食數日糧盡前路猶遠

王與夫人舉聲大哭怪哉苦哉我從生來未曾聞有如是苦惱何其今日身自受之寤厄並至舉身投地自悔言我等宿世作何惡行今受此禍思已大哭悶絕躡地復自思念不可三人併命此死宜殺夫人取肉活身并續子命念已拔刀欲殺夫人其子見王欲殺其母前捉王手問其因緣王卽涕泣悲淚滿目微聲語子欲殺汝母取其血肉以續餘命若不殺者亦當自死我身亦爾今者死活竟何所在爲活子命欲殺汝母子白父言王若殺母我亦不食何處有子噉於母肉旣不噉肉子當俱死王今宜可殺子取肉濟

父母命王聞子言即便悶絕宛轉躡地而語子言子如吾目何處有人自挑目食吾寧喪命終不殺子噉其肉也子又語父言若斷子命肉則臭爛未得幾日唯願父母宜可日日就子身上割肉三斤分作三分二分奉父母十分自食以續身命父隨子言割肉三斤支命進路二日未到身肉轉盡骨節相連餘命未斷即便倒地父母見已尋前抱持舉聲大哭而作是言我等無狀橫噉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猶遠未達所在汝肉已盡今者併命聚屍一處子諫父言已噉子肉進路至此計前里程餘一日在子身今者捨命在

此仰願父母莫如凡人併命一處可於子身諸支節間悉割餘肉用濟父母可達所在父母隨言割得少肉分作三分一分與兒二分自食食已別去子起立住看父母去父母爾時舉聲大哭隨路而去父母去遠不見太子戀其父母目不暫捨良久躡地身體血出蚊蚤咬食楚毒苦痛不可復言餘命未斷發聲立誓願宿世殃惡從是除盡自今已往更不敢作今我身肉供養父母願我父母常得餘福卧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縣官盜賊陰謀消滅觸事吉祥餘身血肉施此諸蟲皆使飽滿令我來世得成佛道施以

法食除汝饑渴生死重病發是願時天地大動日無  
精光帝釋見已即便化作師子虎狼恐怖太子欲來  
搏嚙太子語言汝欲噉我隨意取食何爲見怖釋卽  
語言我非師子虎狼之屬是天帝釋故來試卿太子  
聞已歡喜無量釋問太子汝於今者難捨能捨能以  
身肉供養父母如是功德願作何等天人王梵王  
魔王耶太子答言我不願此欲求佛道度脫一切天  
帝釋言佛道長遠久受勤苦然後乃成汝云何能受  
如是苦太子答言假使熱鐵在我頂上終不以苦退  
於佛道天帝釋言汝唯空言誰當信汝太子尋卽立

誓願言若我欺誑天帝釋者令我身瘡始終莫合若  
不爾者令我平復血變爲乳太子誓已卽時身體平  
復如故血白爲乳身體形容端正倍常釋卽讚言若  
得佛道願先度我爾時父母到隣國已向彼國王具  
說上事吾子孝養身肉供養其事如是隣國聞已感  
其慈孝卽與兵衆遣還歸國往伐羅睺父將兵衆順  
道還過與子別處卽自念言吾子死矣當收身骨還  
歸本國舉聲悲哭隨路求覓遙見太子身體平復端  
正倍常卽前抱持悲喜交集語太子言兒今活耶爾  
時太子具以上事向父母說父母歡喜共載大象還

歸本國太子福德慈孝力故伐得本國父王卽立太子爲王佛告阿難爾時父者今現我父悅頭檀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夫人是太子者今我身是時帝釋者今阿若憍陳如是

### 睽子部

如睽子經云過去世時迦夷國中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目心願入山求無上道修清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枉害菩薩壽終願生長者家名之爲睽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

母如人事天年過十歲睽子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意欲入溪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父母取語便卽入山睽以家中財物皆施貧者便至山中以蒲爲屋施作牀縵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衆果豐美食之皆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華五色鳥獸音樂慈心相向無復害意睽至孝慈蹈地恐痛天神山神常作人形晝夜慰勞睽著鹿皮衣提瓶取水麋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睽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

聞人聲卽便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  
坐角亾翠爲毛終麋鹿爲皮害我今無事正坐何等  
死耶王問睽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  
睽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  
曾爲虎狼毒蟲所見枉害今我爲王所射殺登爾之  
時山中暴風忽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  
獸之輩皆大號呼曰無精炁流泉爲竭衆華萎死雷  
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曰睽行取水經久不還  
將無爲毒蟲所害禽獸號呼不如常時風起樹折必  
有灾異王時怖懼大自悔責我作無狀本欲射鹿箭

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甚重坐食小肉而受重殃我  
今一國珍寶之物宮殿伎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  
王便以手挽拔睽芻箭湊不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  
集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皆動睽語  
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盲父  
母年旣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  
者以是懊惱非爲毒痛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百劫  
受罪使睽得活若子命終我不還國便住山中供養  
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爲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  
負此誓睽聞王誓心喜悅豫唯死不恨以我父母仰

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  
父母處及卿未死使我知之睽卽指示從此步徑去  
此不遠自當見一艸屋我父母在中王徐徐行勿令  
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爲我上謝無常  
今至當就後世不愆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  
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分  
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願罪滅福生世世相  
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  
常隨護助災害消滅王領此言便將數人徑詣父母  
所王去之後睽便奄絕鳥獸號呼遶睽屍上口舐習

血盲父母聞聲以益憎怖王行旣疾觸動草木肅有  
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  
國王聞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善來  
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安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  
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  
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  
言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侵害  
不山中寒暑隨時安不盲父母言蒙王厚恩常自安  
隱我有孝子名睽常與我取果菰泉水恒自豐饒山  
中風雨和調無有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菰可食睽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十二  
十一  
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  
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故來相  
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大山崩地乃爲動王便自  
前扶牽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  
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樹木百鳥一時悲鳴疑  
我子死父母啼呼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  
且問王射睽何許今爲死活王說睽言父母感絕我  
一旦無子俱亦當死依禱寶藏經云王便悲泣而說  
偈言

我爲斯國王 遊獵於此山 但欲射禽獸

不覺中害人 我今捨王位 來事盲父母  
與汝子無異 慎莫生憂苦

盲父母以偈答王言

我子慈孝順 天上人中無 王雖見憐愍  
何得如我子 王當見憐愍 願將示子處  
得在兒左右 并命意分足

於是王將父母向兒所椎曾懊惱號咷而言我子慈  
仁孝順無比天神山神樹神河池諸神皆向說言  
釋梵天世王 云何不佐助 我之孝順子  
使見如此苦 深感我孝子 而速救濟命

撰述  
又睽子經云願王牽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卽牽盲父  
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腳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  
舌舐睽曾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  
代子睽活我死死不恨也睽若至孝天地所知者箭  
當拔出毒藥當除睽當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王坐  
卽爲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呼哭乃聞第四兜術  
天宮皆動釋梵四天王卽從第四天王如人屈伸臂  
頃來下睽前以神藥灌睽口中藥入睽口箭自拔出  
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睽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  
走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爲重炎泉水涌出衆華

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  
帝釋還禮父母及與睽子願以國財以上道人睽曰  
王欲恩者王且還國安隱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  
獵天傷蟲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犁中人居  
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  
得爲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逸王自悔責從今已  
後當如睽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持五戒王辭還  
宮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睽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  
捨犯者重罪於是國中皆如王教奉持五戒十善死  
得生天無入三惡道佛告阿難宿世睽者我身是也

盲父者今父王悅頭檀王是盲母者夫人摩耶是迦  
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帝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  
無上正真道者皆由孝德也

業因部

如襍寶藏經云佛言若人於父母所作少供養獲福  
無量少作不順罪亦無量我於過去久遠世時生波  
羅柰國爲長者子字慈童女其父早喪與母共居家  
貧賣薪日得兩錢奉養於母方計轉勝日得四錢以  
供於母遂復漸差日得八錢供養於母後人投趣獲  
利轉多日一十六錢奉給於母衆人見其聰明福德

皆來勸之入海採寶聞已白母母見慈孝謂不能去  
戲語之言聽汝入海兒卽結伴尅日已定辭去母卽  
抱兒啼哭而言不待我死何由得去兒已許他恐負  
言信便自掣出絕母頭髮殤數十根遂去入海多得  
寶還至於中路徒伴在前童女獨後失伴踏道到一  
山上見瑠璃城饑渴往趣有四玉女擎四如意珠作  
唱伎樂出城來迎四萬歲中受大快樂復生獸心捨  
之而去見頗梨城有八玉女擎八如意珠作樂來迎  
八萬歲中極大歡喜後獸捨去至白銀城有十六玉  
女擎十六如意珠如前來迎十六萬歲受大快樂後

復捨去至黃金城有三十二玉女擎三十二如意珠如前來迎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後馱捨去到一鐵城入見一人頭戴火輪捨著童女頭上而去時慈童女卽問獄卒我戴此輪何時可脫獄卒答言世間有人作罪福業如入海經歷諸城然後當來代汝受罪若無代者終不墮地復問我管作何罪福獄卒答言汝管兩錢供養母故得瑠璃城四如意珠及四玉女四萬歲中受其快樂四錢供母得頗梨城八如意珠及八玉女八萬歲中受諸快樂八錢供母得白銀城十六如意珠十六玉女十六萬歲受於快樂以十六

錢供養母故得黃金城有三十二如意珠三十二玉女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以絕母髮今得鐵城火輪之報有人代汝乃可得脫復問獄卒今此獄中頗有受罪如我比不答言無量不可稱計聞已念言我會不免願使一切應受苦者盡集我身作是念已鐵輪卽墮獄卒見已鐵又打頭尋卽命終生兜率天佛告比丘昔慈童女今我身是以是因緣於父母所少作善惡獲報無量是故應勤供養父母又成實論云如來於諸聖人及父母等起善惡業則受現報又文殊問經佛說偈云

日月照諸華 無有恩報想 如來無所取  
不求報亦然

頌曰

入朝輔主 立志存忠 居家事親

敬誠孝終 況佛大恩 普濟無窮

酬恩報德 豈惰虔躬

感應緣 略引一十五驗

舜子有事父之感

郭巨有養母之感

丁蘭有刻木之感

董永有自賣之感

陳遺有集飯之感

姜詩有取水之感

吳達有供葬之感

蕭固有延葬之感

咸冲有哀慟之感

虛之有疾愈之感

伯瑜有泣衰之感

石奢有代死之感

孝婦有養姑之感

雄和有投水之感  
千石有墳墓之感

舜父有目失始時微微至後妻之言舜有井穴乏舜父在  
家貧厄邑市而居舜父夜卧夢見一鳳凰自名為雞口  
銜米以哺已言雞為子孫視之是鳳凰黃帝夢書言之  
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也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  
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因至是聽常與市者聲故  
二人舜前舐之目霍然開見舜感傷市人大聖至孝道  
所神明矣

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財二十萬為兩分弟已

獨取母供養住自比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居  
無患妻生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已掘地  
欲埋之於土中得一釜黃金金上有鐵券曰賜孝子  
郭巨

丁蘭河内野王人也年十五喪母刻木作母事之供  
養如生蘭妻夜火灼母面母面發瘡經二日妻頭髮  
自落如刀鋸截然後謝過蘭移母大道使妻從服三  
年拜伏一夜忽如風雨而母自還隣人所假借母顏  
和即與不和則不與

鄭緝之孝子傳曰蘭妻誤燒母面即夢見母痛人有求索許不先白母隣人曰枯木何知遂用刀斫木母流血蘭還號造服行喪廷尉以木減赦宣帝嘉之拜太中大夫

者

董永者

鄭緝之孝子感通傳曰永是千乘人

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

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於富公以供喪事道逢

一女呼與語云願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為

誰答曰永妻欲助償債公曰汝織三百疋遣汝一旬

乃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

耳語畢忽然不知所往

右此四驗出劉向孝子傳

陳遺吳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鰯底焦飯遺在役恒帶

囊每煮食錄其焦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

隨及敗多有餓死者遺得活母晝夜泣憶遺目為矢

明耳為無聞遺還入再拜號泣母目豁明

右此一驗出宋射孝

子傳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母好飲江水兒常取水溺死

婦痛憺恐母知詭云行學歲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

泉涌出於舍側味如江水甘美旦出鯉魚一雙

右此一驗

出東觀漢記

吳達吳興人也孫恩亂後兄弟嫂從有十三喪家貧

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書夜還作博夫妻執事無食

自暇暮年辦七墓十三棺逆取傭直以供葬事隣人

乃悉折以為賻一無所取躬耕償之晉義熙三年太

守張崇禮辟之

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舊居沛何倍長陵因家關中少有孝謹遭喪六年雉鵲遊狎其廡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子芝字英髦孝心醇至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喙宿其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

鳴車側

右此二驗出鄭緝之傳

吳中書郎咸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斲行勅婢爲母作食乃取蟻螬蟲蒸食之王氏甚以爲美不知是何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極然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旣而問婢婢服實是蟻螬冲抱

母慟哭母目霍然開明

右此一驗出祖志怪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母三十喪父二十年鹽酢不入口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夜有炎庭中橘樹隆冬生實病果尋愈咸以至孝所感

右此一驗出宋躬之孝子傳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他日瑜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石奢楚人事親孝昭王時爲令尹行道遙見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奢縱父而還自繫獄使人言於王

曰夫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不忠請死贖父遂因

自刎

右此二驗  
出說苑錄

漢書載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謀服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長老傳云孝婦名用

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竹而極標又緣幡而下云爾

犍為符先泥和其女者名雄泥和至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已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貫三歲又為作繡香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船

於父墮處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  
 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投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  
 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為雄  
 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誌孝右二出搜神記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所稱尤  
 精內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父憂居喪過禮一食長  
 齋柴形毀骨立廬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  
 宵分不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  
 數里道俗聞者莫不驚異右一駭出冥報拾遺  
 不孝篇第五十一

述意部

夫以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所以受  
 報於來苦孝逆升沉善惡胡越故大慈愍闍王之凶  
 勃譽羅雲之善徵將恐不孝毒火無由而滅惡逆重  
 閻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嬰眾苦抱長枷穿大  
 械帶金鉗負鐵鎖挫撲其軀膿瘡穢爛周徧形骸臭  
 惡纏巾而欲以此狀求見慈父懇誠難覩也

五逆部

如智度論云佛弟子提婆達多是佛堂弟出家學道  
 誦得六萬法聚精進修行滿十二年其後為供養故

求至佛所求學神通佛告憍曇汝觀五陰無常可以  
得道亦得神通而不爲說取通之法出求舍利弗目  
犍連乃至五百阿羅漢皆不爲說但言汝當觀五陰  
無常可以得道可以得通是時阿難未得他心智如  
佛所言以授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受學通法已入山  
不久便得五通得五通已自念誰當與我作檀越者  
如王子阿闍世有大王相欲與爲親厚到天上取天  
食還鬱單越取自然粳米至閻浮林中取閻浮果與  
王子阿闍世或自變其身作象寶馬寶以惑其心或  
作嬰孩種種變態以動其心王子意惑於柰園中大

立精舍四種供養并種種襍供無物不備以給提婆  
達多日日率諸大臣自送五百金羹餅提婆達多大  
得供養而徒衆鮮少自念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直  
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已生  
心破僧五百弟子舍利弗目犍連說法教化僧還和  
合爾時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  
金剛杵而遙擲之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  
呵之復以拳打尼尼卽時眼出而死作三逆罪與惡  
邪師富蘭那外道等親厚斷諸善根心無悔復以  
惡毒著指爪中欲因禮佛以中傷佛欲去未到於王

舍城中地自然破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提婆達多身有三十相而不能忍伏其心爲供養利故而作大罪生入地獄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退失四禪退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法是故能知他人心乃至爾時如來卽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遙見我來見已卽生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又如智度論說鬱陀羅伽仙人得五神通日飛到國王宮中食王大夫夫人如其國法捉足而禮

夫人手觸卽失神通從王求車乘駕而出還其本處入樹林間更求五通乃至爲鳥急鳴以亂其意捨樹至水邊求定復聞魚鬪動水之聲此人求禪不得卽生瞋恚我當盡殺魚鳥此人久後思惟得定生非有想非無想處於彼壽盡下生作飛狸殺諸魚鳥作無量罪墮三惡道又云有一比丘坐得四禪生增上慢謂得阿羅漢恃是而止不復求進命欲終時見有四禪中陰相來便生邪見謂無涅槃佛爲欺我惡邪生故卽失四禪中陰便見阿鼻地獄泥犁中陰相來命終卽生阿鼻地獄佛爲說偈云

多聞持戒禪 未得無漏法 雖有此功德

此事不可信

又未生怨經云調達嫉佛徒衆還告太子未生怨曰  
汝父國寶以貢佛僧國藏空竭可早圖之卽位爲王  
吾與師往征佛也子可爲王吾當爲佛兩得其所不  
亦善乎則勅勢臣奪其印綬付王獄禁王意恬然照  
之宿殃心無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我  
乎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王顧哭者曰佛說  
天地日月須彌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卽衰合會有離  
生者必死輪轉無際身尚不保何國之常王謂太子

曰汝每有疾吾爲焦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親之仁  
恩唯天爲上汝懷何心忍爲逆惡夫殺親者死入秦  
山吾是爾尊以國惠汝吾欲至佛請作沙門太子曰  
汝莫多云吾獲宿願豈有赦哉勅獄吏曰絕其餉食  
以餓殺之瓶沙王向佛所枉稽首重拜曰子有天地  
之惡吾無絲髮之忿被髮仰天呼曰痛乎天豈有斯  
道哉舉國巨細靡不哀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桎梏處  
在牢獄坐卧須入欲見大王寧可不乎太子曰可后  
淨身澡浴以蜜麩塗身入見大王面貌瘦瘠不識本  
形后曰佛說榮樂無常罪苦有恒王曰獄吏絕餉饑

渴日久身有八十戶戶有數百種蟲擾吾腹中血肉  
消盡壽命且窮言之哽咽息絕腹連后曰具招斯報  
妾以麩蜜塗身可就食之當惟佛誠無忽憂心王食  
畢已向佛所枉哽咽稽首佛說榮福難保如幻如夢  
誠如尊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佛清化與鷲鷲子  
目連大迦葉講尊道與王謂后曰如目連等衆惱已  
除得六神通尚爲貪嫉梵志所挫豈況吾哉爲惡殃  
追人猶影響佛時難遇神化難聞稟其清化誠亦難  
值吾今死矣遷神遠逝夫欲建志莫尚佛教汝慎守  
之防來禍矣后聞王誠重更哀慟爾時太子詰獄吏

曰絕王食久不死何爲對曰皇后入獄身塗麩蜜貢  
以延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王身王饑勢起向佛  
所枉稽首卽爲不饑夜時爲明太子聞之令塞窻牖  
削其足底無令得起而覩佛明有司卽削足底其痛  
無量念佛不忘佛遙爲王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  
身可不慎矣瓶沙對曰若當支解寸斬於體終不念  
惡世尊重曰吾今爲佛大千日月天神鬼龍靡不稽  
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況凡庶具招宿殃王卽叉  
手向遙稽首今日命終永替神化啞咿哽咽斯須息  
絕舉國臣民靡不躡踊呼天奈何瓶沙大王卽得道

跡上生天上三道門塞諸障滅矣

述曰闍王後悔殷誠重懺具如涅槃不可備錄據迹似實約權俱化故依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闍世王殺父惡逆之罪用向如來改悔故在地獄中當受世間五百日罪便當得脫唯當自責改往脩來莫用愁憂王聞歡喜不能自勝又禱寶藏經云管迦默國鳩隨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勃逆不修仁孝以瞋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卽日出行遇逢於賊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卽現報苦痛如是後地獄苦不可稱計也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

長者婆羅門婦產一男兒容貌弊惡身體臭穢飲母乳時能使乳敗若飲餘者亦皆敗壞唯以酥蜜塗指令舐得濟軀命因爲立字名曰得飽後漸長大求佛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而行乞食亦不獲得便自悔責入其塔中見少空汗卽便掃灑時到乞食卽便豐足心懷歡喜白衆僧言從今以往衆僧塔寺聽我掃灑僧卽聽許後於一日眠不覺曉舍利弗見佛塔中有少塵空卽便掃之時黎軍支便從眠寤見舍利弗掃竟心懷悵恨語舍利弗汝掃我地令我今者饑困

一日時舍利弗聞是語已而告之言我今自當共汝入城受請可得飽滿汝勿憂也聞已心泰受請時到共舍利弗入城受請正值檀越夫妻鬪諍竟不得食饑餓而還時舍利弗於第二日復更語言我於今朝當自將汝受長者請令汝飽足時到將往其上中下座皆悉得食唯此一人獨不得食高聲唱言我不得食爾時主人都無聞者饑困而還爾時阿難聞已憐於第三日語言我於今朝隨佛受請爲汝取食足使飽滿然阿難受持如來八萬四千諸法藏門未曾漏脫今故爲此黎軍支比丘取其飲食忽不憶空鉢

而還於第四日阿難復爲取食還其所止道逢惡狗所齧啣飲食棄地空鉢而還於第五日大目犍連復爲取食中道爲金翅鳥王見爲搏啣合鉢將去置大海中復不得食於第六日時舍利弗復爲取食到彼房門門自然閉復以神力入其房內踊出其前失鉢墮地至金剛際復以神力申手取鉢其口復噤竟不能食時日已過口輒自開於第七日竟不得食極生慚愧於四衆前餐沙飲水卽入涅槃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怪其所由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帝幢將諸比丘遊行教化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時有長者名曰瞿彌見佛及僧淡生信敬請來供養  
日日如是便經父亡母故惠施子恡不聽乃至計食  
與母母故分減施佛及僧子聞瞋恚即便捉母閉著  
空室鑊戶棄去至七日頭母極饑困從子索食兒答  
母曰何如餐沙飲水足活今者何爲索食語已捨去  
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命終入阿鼻獄受苦畢已  
還生人中饑困如是然由往替供養佛故今得值我  
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新婆沙論云管有  
暴惡者令母執器自犂牛乳犂便過量母止之言餘  
者可畱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忽生瞋忿以手掬乳散

其母面墮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卽令彼人身  
上還生爾所白癩

婦逆部

如禰寶藏經云管有一婦稟性佞戾不順禮度每所  
云爲常與姑反後作方計教其夫夫自殺其母其夫  
愚癡卽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  
加害罪逆之甚感徹上天雲霧四合爲下霹靂霹靂殺  
其兒母卽還家其婦開門謂是夫主問言殺未姑答  
已殺至於明日方知夫死不孝之罪現報如是後入  
地獄受苦無量

#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 音釋

**睽**

失冉切

**當**

抽庚切 釜音付 贈終

**購**

音付 贈終 屬有足者

**髦**

護交切

**綰**

於計切 經

也

**檄**

刑狄切

**啞**

啞於六切

**齣**

齣木詰切

**喇**

齣也 喇流

制

丹陽居士賀學易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二卷

吳江丘明覺對

州工國英書

江寧魏子清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真

#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 不孝篇第五十之餘

### 棄父部

如禱寶藏經云爾時世尊而作是言恭敬宿老有大  
 利益而常讚歎恭敬父母者長宿老不但今日我於  
 過去久遠有國名棄老國彼國土中有老人者皆遠  
 驅棄有一大臣其父年老依如國法應在驅遣大臣  
 孝順心所不忍乃深掘地作一密窟置父著中隨時  
 孝養爾時天神捉持二蛇著王殿上而作是言若別

雄雌汝國得安若不別者汝身及國七日之後悉當覆滅王聞是已心懷懊惱即與群臣參議斯事各自陳謝稱不能別即募國界誰能別者厚加爵賞大臣歸家往問其父父答子言此事易別以細軟物停虵著上其躁虵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故律云白疊試地去住不同也即如其言果別雄雌天神復問言誰於睡者名之為寤誰於寤者名之為睡王與群臣復不能辯大臣問父此是何言父言此名學人於諸凡夫名為覺者於諸羅漢名之為睡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又復問言此大白象有幾斤兩群臣共議無能知者大

臣問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淡淺幾許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即以此智以答天神又復問言以一掬水多於大海誰能知之群臣共議又不能解大臣問父此是何語父言此語易解若有人能信心清淨以一掬水施於佛僧及以父母困厄病人以此功德數千萬劫受福無窮海水極多不過一劫推此言之一掬之水百千萬倍多於大海即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復化作餓人連骸拄骨而來問言世頗有人饑窮瘦苦劇於我不羣臣思量復不能答復以狀問父父答子言世間有人慳

貪嫉妬不信三寶不能供養父母師長將來之世墮  
餓鬼中百千萬歲不聞水穀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  
谷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身至腳舉動之時支節火  
然如此之人劇汝饑苦百千萬倍卽以斯言用答天  
神天神又化作一人手腳杻械項復著鎖身中火出  
舉體焦爛而又問言世頗有人苦劇我不群臣率爾  
無知答者大臣復問其父父卽答言世間有人不孝  
父母逆害師長叛於夫主誹謗三尊將來之世墮於  
地獄刀山劍樹火車鑪炭灰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  
衆苦無量無邊不可計數以此方之劇汝困苦百千

萬倍卽如其言以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女人端正  
瓊瑋踰於世人而又問言世間頗有端正之人似我  
者不群臣默然無能答者臣復問父父時答言世間  
有人信敬三寶孝順父母好施忍辱精勤持戒得上  
天上端正殊特過於汝身百千萬倍以此方之如瞎  
獼猴復以此言以答天神天神又以一栴檀木方之  
正等又復問言何者是頭群臣智力無能答者臣又  
問父父答言易知放著水中根者必沉尾者必舉卽  
以其言用答天神天神又以二白驥馬形色無異而  
復問言誰母誰子群臣亦復無能答者復問其父

答言與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與子如是所問悉皆答之天神歡喜大遺王珍奇財寶而語王言汝今國土我當擁護令諸外敵不能侵害王聞是已極大踊悅而問臣言爲是自知有人教汝賴汝大智國土獲安旣得珍寶又許擁護是汝之力臣答王言非臣之智願施無畏乃敢具陳王言設汝今有萬死之罪猶尚不問況小罪過臣白王言國有制令不聽養老臣有老父不忍驅遣致犯王法藏著地中臣來應答盡是父智非臣之力唯願大王一切國土還聽養老王卽歎美心生喜悅奉養臣父尊以爲師濟我國家

一切人命如此利益非我所知卽便宣令普告天下不聽棄老仰令孝養其有不孝父母不敬師長當加大罪爾時父者我身是也爾時大臣者舍利弗是爾時王者阿闍世是也爾時天神者阿難是也故俗云養老乞言卽其是也又禰寶藏經云管者世尊語諸比丘當知往

管波羅柰國有不善法流行於世父年六十與著敷屢使守門戶爾時兄弟二人兄語弟言汝與父敷屢使令守門屋中唯有一敷屢小弟便截半與父而白父言大兄與父非我所與大兄教父使守門屋兄向弟言何不盡與敷屢截半與之弟答兄言適有一敷

屢不截半與後更何處得兄問弟言欲更與誰弟言  
 豈可得不畱與兄耶兄言何以與我弟言汝當年老  
 汝子亦當安汝置於門中兄聞此語驚愕曰我亦當  
 如是耶弟言誰當代汝便語兄言如此惡法宜共除  
 捨兄弟相將其至輔相所以此言論向輔相說輔相  
 答言實爾我等亦共有老轉相啓王王可此語宣令  
 國界孝養父母斷先非法不聽更爾又優婆塞戒經  
 云是五逆罪殺父則輕殺母則重殺阿羅漢重於殺  
 母出佛身血重於殺阿羅漢破僧復重出佛身血頌  
 曰

君愛忠臣

父憐孝子

況佛大慈

拔苦樂彼

不荷其恩

害親存已

一墜幽塗

累劫終始

感應緣

如是五逆及惡心向三寶現遭殃咎者無量並散在諸篇今略述三不孝現報之驗也

周王彥偉

齊何君平

隋婦養姑

周時有人姓王字彥偉河南人爲性凶惡好遊獵父  
 母孤養憐愛極重每諫不許其惡人交遊復抑不聽  
 射獵恐損身命不存係嗣偉不從父訓常獵不止兼

逐惡人恒爲麤過父母既見不止凶行罰杖五十身  
瘡不得出以恨父母伺夜眠之後密以土袋壓父母  
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遣死無其瘡癩將爲卒  
亾不猜已身忽見有鬼來入堂內震動家內大小並  
覺翻偉牀前偉便仰卧土袋已在偉腹父母蘇覺遂  
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  
坐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以隣人併力挽之必竟  
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合掌而卒

齊何君平相州人母裴氏少年誕平後更不孕父母  
憐愛劇同眼目父母憐重平長大不多教學問縱暴

自遊年至二十父母憐愛不聽別室父因使出行經  
年方還父行去後母憐共私父還到舍共母殺父埋  
之後園誑他道父未還天雷霹父屍出然後霹平身  
身上具題因緣親隣告官聞徹天聽勅殺裴氏暴屍  
不聽收埋

右二見李  
歸心錄也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  
蚓爲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鬻畱以示兒兒還  
見之欲送婦向縣未及而雨雷震失其婦俄而婦從  
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爲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  
故答云以不孝姑爲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

市復不知所在

右一驗出  
真報記

報恩篇第五十一

述意部

蓋聞三寶恩重慈蔭四生化育十方等同一子機無  
細而不臨智有來而必撫遂使優填刻像鬱爾浮光  
斯匿鑄形超然避席自茲厥後靈瑞倍興嘉聲彌盛  
靡艸從風念則罪滅福生敬則德隆終古良由如來  
長我法身父母養我生身既修長壽之因必存蟬蛻  
之命恩義深重特須思報也

引證部

如正法念經云有四種恩甚為難報何等為四一者  
母二者父三者如來四者說法法師若有供養此四  
種人得無量福現在為人之所讚歎於未來世能得  
菩提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四十三云若有問言誰是知恩能  
報恩者應正答言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  
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  
尊告諸比丘若有眾生知返復者此人可敬小恩尚  
不忘何況大恩設離此間百千由旬猶近我不異我  
恒歎譽若有眾生不知返復者大恩尚不憶何況小  
恩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被僧伽梨在吾左右此

人猶遠是故比丘當念返復莫學無返復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夫受戒隨其力辦可以為施不限多少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誰為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次恩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也追其所生乃次之耳又中陰經佛問彌勒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三歲母之懷抱為飲幾乳彌勒答曰飲乳一百

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東弗于逮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八百八十斛北鬱單越兒生墮地坐着陌頭行人授指嗽指七日成人彼土無乳中陰衆生飲吸於風古人用其小斗准今唐斗一斗當舊三斗故乳似多又難報經云左肩持父右肩持母經歷千年便利背上猶不能報父母之恩又增一阿含經云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又佛說古來世時經云吾管在波羅柰國穀米湧貴人民饑饉我負擔艸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

負草爾時緣覺着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遙見吾來卽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遇饑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着地顧見緣覺進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卽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愍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饑貴人民虛餓分爲二分一分着鉢一分自食爲應法爾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願徐食之早晚無在道人願受加哀一門時彼緣覺悉

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爲諸天王七反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爲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吾無所須又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云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四衆圍繞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摩耶夫人聞已乳自流出若審是我所生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於口作此語已兩乳直出猶白蓮華而便入如來口中摩耶見喜踊躍怡悅如華開榮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結使消伏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佛在天上種種利

益不可具述爾時世尊夏三月盡將欲還下閻浮放  
五色光照曜顯赫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作  
三道寶階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瑠璃右用碼磤欄楯  
雕鏤極爲嚴麗佛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  
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耶垂淚說偈  
爾時世尊與母辭別下躡寶階梵天王執蓋及四天  
王侍立左右四部大衆歌頌讚歎天作伎樂充塞虛  
空散華燒香導從來下閻浮提其王波斯匿等一切  
大衆集在寶階稽首奉迎佛還祇洹處師子座四衆  
圍遶歡喜踊躍不可具說又觀佛三昧經云父王白

佛當往忉利天爲母說法佛言當如輪王行法問訊  
檀越時持地菩薩入首楞嚴定從金剛際作金剛華  
華華相次四龍各持七寶臺持地爲佛作三道寶階  
世尊至已入宮白毫相光化作七寶蓋覆母上作七  
寶牀奉令坐又六度集經云管者菩薩爲大理家積  
財巨億常奉三寶慈向衆生觀市觀龍心悼之焉問  
價貴賤龍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答曰百萬菩薩答  
曰大善將鼈歸家臨水放之觀其游去悲喜誓曰衆  
難命全如爾今也廣起弘願諸佛讚善鼈於後夜來  
齧其門怪門有聲便出見鼈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

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  
爲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  
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  
時至鼈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  
舩尋其後有虵起舩菩薩曰取鼈云大善又覩漂狐  
曰取鼈云亦善又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  
鼈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僞歎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爲  
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賊豈是仁哉吾不忍  
爲也於是取之鼈王悔哉遂之豐土鼈辭曰恩畢請  
退答曰吾獲如來無所着至真等正覺者必當相度

鼈曰大善鼈退虵狐各去狐以穴爲居獲古人伏藏  
紫磨黃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白曰小蟲  
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  
斯穴非家非塚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菩  
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生獲濟  
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卽  
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半分  
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困者吾欲等施爾欲專之  
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  
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

今吾也。虵狐會曰：柰何斯事？虵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辭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傳卽瘳矣。菩薩默然。虵如所云，太子命欲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傳之卽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未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卽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爲相國。執手入宮，並坐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鼈者，阿難是狐者，鶯鷺子是虵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茲惠度無極，行布施。

如是。又新婆沙論云：晉捷馱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黃門，恒監內事，暫出城外，見有群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驅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卽自思忖：我宿惡業，受不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令得脫，善業力故。令此黃門卽復男身。漢生慶悅，尋還城內，佇立宮門，附使啓王請入。奉現王令，喚入，怪問所由。於是黃門具奏上事。王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令知外事。頌曰：

盛哉能仁

悲救爲先

乘機起感

鞠養慈憐

狐金虵賞

闡人身全

知恩報德

幽冥應焉

感應緣

略引四驗

宋時吳子英春

宋時有人念佛免難

宋時渤海陳裴

唐并州石壁寺僧

宋吳子英春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如此有

七十人故吳中門戶並作神魚子英

右此一驗出列仙傳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

羅刹約言自今以後國中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

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父

母哀號使至心念佛爰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兒

辭別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

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嘉慶慕焉

右此一驗出幽明錄

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有渤海陳裴見

使此郡裴憂愁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

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則無憂裴仍不解此語卜者報

曰但去自當解之裴既到官侍監有王侯平有史侯董侯等裴心悟曰此所謂諸侯矣乃遠之卽卧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上裴被上裴覺以被冒取之其物跳跟匄匄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聽一相赦當淡報府君恩府君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百歲狐也今變爲魅乎塋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聽一放我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則自解矣裴乃喜曰卜真放伯裘之義卽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赤光如震電從戶出

明日夜有敲戶者裴問曰誰答曰伯裘問曰何爲答曰白事問曰白何事答曰此界有賊發奴也裴案發則驗每事先以語裴於是境界無毫毛之虧而咸曰聖君出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旣而驚懼慮伯裘來白遂與諸侯謀殺裴却爲傷無人便使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裴惶怖卽呼伯裘來救我卽有物如申一疋絳練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之考問來意故皆服首後月餘日與裴辭曰今得爲神矣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見往來遂去不見也

右此一驗出搜神異記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行貞觀  
 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鴿法師每有餘食恒就  
 巢哺之鴿鷦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墜地  
 而死僧並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  
 等為先有少罪遂受鴿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  
 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  
 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  
 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  
 為作滿月齋僧呼為鴿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  
 後歲餘始言

此一驗出  
 冥報拾遺

報恩事廣不可具述

背恩篇第五十二

述意部

蓋聞四生沉溺必假舟航六趣昏迷本憑獎導是故  
 三寶大慈俯應蒼民曲垂提引令脫苦難況復違背  
 重恩豈不永沉苦海是故婦人鳩毒夫蒙王賞樵人  
 害熊現報臂落良由違恩業重現受交報故智度論  
 云知恩者大悲之本開善業之初門人所愛敬名譽  
 遠聞死得生天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也

引證部

如百喻經云曾有一婦荒淫無度欲情既盛疾惡其

夫每思方策規欲殘害種種設計不得其便會值其夫聘使隣國婦密爲計造毒藥丸欲用害夫詐語夫言爾今遠使慮有乏短今我造作五百歡喜丸用爲資糧以送於爾爾若出國至他境界饑困之時乃可取食夫用其言至他界已未及食之於夜暗中止宿林間畏懼惡獸上樹避之其歡喜丸忘置樹下卽以其夜值五百偷賊盜彼國王五百疋馬并及寶物來止樹下由其逃突盡皆饑渴於其樹下見歡喜丸諸賊取已各食一丸藥毒氣盛五百群賊一時俱死時樹上人至天明已見此群賊死在樹下詐以刀箭斫

射死屍收其鞍馬并及財寶驅向彼國時彼國王多將人衆尋迹來逐會於中路值於彼王彼王問言爾是何人何處得馬其人答言我是某國人而於道路值此群賊共相斫射五百群賊今皆一處死在樹下由是之故我得馬及以珍寶來投王國若不見信往看賊之瘡痕殺害處所是王卽遣親信往看果如其言王時欣然歎未曾有旣還國已厚加爵賞封以聚落彼王舊臣咸生妬嫉而白王言彼是遠人未可信伏如何卒爾寵遇過厚至於爵賞逾越舊臣遠人聞已而作是言誰有勇健能共我試請於平原校其技

能舊人愕然無敢敵者後時彼國大曠野中有惡師  
子截道殺人斷絕王路時彼舊臣詳共議之彼遠人  
者自謂勇健無能敵者今復若能殺彼師子爲國除  
害真爲奇特作是議已便白於王王聞是已給賜刀  
杖尋卽遣之爾時遠人旣受勅已堅強其意向師子  
所師子見之奮噉嗚吼騰躍而前遠人驚怖卽便上  
樹師子張口仰頭向樹其人怖急失所捉刀落師子  
口師子尋死爾時遠人歡喜踊躍來白於王王倍寵  
遇時彼國人率爾敬服咸皆讚歎又諸經要集云有  
人入林伐木迷惑失道時值大雨日暮饑寒惡蟲毒

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  
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  
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  
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  
見我人答言爾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  
有衆獸不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  
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觀何以憎熊今一失道何時  
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卽將獵者示  
熊處所獵者殺熊卽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  
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看我如父視子

我今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眾僧  
 上座是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  
 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  
 恩之人無令住此新婆沙論云時上座觀肉是菩薩  
 起宰堵波禮拜  
 供養如事佛塔又九色鹿經云管者菩薩身為九色  
 鹿其九種色肉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常與  
 一鳥為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  
 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  
 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  
 遶鹿三匝向鹿叩頭乞為大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

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  
 貪我皮肉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  
 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  
 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纏其角  
 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  
 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  
 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  
 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  
 得其皮肉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  
 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

可得耳王卽大出人衆徑到恒水邊烏在樹頭見人  
兵來卽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故熟眠卧不  
覺烏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地便往趣  
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  
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  
王言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卽  
仰頭視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  
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無  
反復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汝受其恩柰何  
反欲殺之卽下勅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五族

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  
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時九色鹿我身是也  
烏者阿難是也國王者今父王悅頭檀是也時王夫  
人者今孫隋利是也時溺人者調達是也我雖有善  
心向之故欲害我難有意至又雀王經云管者菩薩  
身爲雀王慈心濟衆由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挂其齒  
困饑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爲  
瘦疵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爲凶虐其惡  
莫大虎聞雀誠勅聲勃然恚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  
言雀覩其不可化退速飛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虎

者是調達身又禱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心常懷惡欲害世尊乃顧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弓箭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變成諸犖五百婆羅門見是神變皆大怖畏卽投弓箭禮佛懺悔佛爲說法皆得須陀洹道復白佛言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着體重爲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爲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佛恒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如是於過去時波羅柰國有一賈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

賈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卽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龜頭殺諸賈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也不識恩曰我儕饑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卽日夜中有大群象踰殺衆人爾時大龜我身是也爾時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也五百賈人者五百婆羅門出家得道是也我於往昔濟彼厄難今復拔其生死之患也又佛說梅檀樹經云佛告阿難諦聽執受時維耶梨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

置船步還經歷淡山日暮止宿豫嚴早發四百九十  
九人皆引去一人卧熟失伴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  
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梅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  
可止畱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畱至于三  
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願有二親今  
在本土實思得還願乞發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  
金一鉞賜之去此不遠當得還邑窮人臨去問樹神  
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願知其名神言不  
須問也窮人復言依陰此樹積歷三月若到本國當  
宣樹恩神便報言樹名梅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

香遠聞世之奇異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還至國  
中親族歡喜後無幾間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  
諸神病不消差名醫省視唯得梅檀香以護病得愈  
王卽募求民間無有便宜令國中得梅檀香者拜爲  
封侯妻以王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詣王所自言我  
知梅檀香處王便令匠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  
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以希見故  
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躊躇徘徊不知云何樹  
神空中言曰便伐但置其根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  
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枝踈地標殺窮人使者便  
與左右議言向者樹神言當得人血肝腸以祠樹心  
不知當以誰賽此人令死便以當之則屠割之取其  
肝血如神所勅樹即便生如本無異車載伐樹以還  
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  
其有病者皆出香給病皆得愈舉國欣遂致太平  
阿難退坐稽首質言是窮人何無反復違樹神重誓  
佛報曰乃往管維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  
戒未曾懈怠大兒常於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  
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謂弟言此

事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惡言誓言斷兄兩足兄復起  
念當拍殺弟父言汝二子諍使我頭痛大兒報言願  
破我身為藥令父平損口妄言故世世受罪弟與惡  
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身兄欲拍殺弟今作  
樹神果因樹為體拍殺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  
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者後果頭痛各  
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頌曰

大悲愍濟

德重乾坤

恩深父母

義越君臣

忠孝盡命

猶難報恩

如違厥理

交喪其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校譌

第十二紙九行仁北  
藏作行

音釋

驛音州牝  
馬也 蟬蟬房鳩切  
蟬渠略也 鏹音丙金  
鏹也 賽先代切  
祭禱也

也切埋 鳩直禁切  
毒鳥也 踰達令切  
踐也 鏹音丙金  
鏹也 賽先代切  
祭禱也

中書科中書舍人常熱嚴激施賞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三卷 吳江丘明覺對 真

州王國英書 溧水端本澄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懽撰

善友篇第五十三

述意部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辯幽則有  
罪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趣樂背苦舍  
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  
譬猶播植秬稗而欲歲取精糧驅駕騫蹇而望騰超  
履絕不亦惑哉如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  
迅附高以成其事奚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

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悴而名惡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瑳之意事存我友又搏牛之蚤飛極百步若附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也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力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爲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

則得名爲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爲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

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為說不  
 淨觀法瞋恚多者為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着  
 我多者當為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  
 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  
 是觀已次得暖法從得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  
 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  
 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  
 知識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真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寡  
 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  
 求失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着我失無小行失具此  
 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  
 香邸見彼邸上有諸香裏見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  
 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邸上諸香裏物難陀爾時即依  
 佛教於彼邸上取諸香裏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

之頃捉持香裏然後放地爾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爾時難陀聞佛語已即嗅自手佛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爾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縣官若爲其征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爲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亾棺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卽發行一人陳詞其言麤獷而高自大咄男子當惠我肉

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捐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饑渴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詞甚麤獷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刺人 且以肉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爲善哉 謂我以爲兄 其詞如肢體 便持一膊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詞其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曰

以我為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與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麤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  
其身而作頌曰

一切男子詞 柔輒歸其身 是故莫麤言

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麤詞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

者颯陀和梨是第三人者黑優陀是第四人者今阿

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爾時相遇今亦如是又佛

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柰

國有一烏王其烏名曰蘇弗多羅隋言善子而依住彼波

羅柰城與八萬鳥和合共住善子烏王有妻名曰蘇

弗室利隋言善女時彼烏妻共彼烏王行欲懷妊時彼烏

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現今人王之所食者

而彼烏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顛顛

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

身體顛顛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烏妻報烏王言

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餽饈  
如王食者時善子烏語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  
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遠不可得到我若入者  
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烏王言聖子今者  
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  
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  
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愁悵快  
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  
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烏王羣衆之內乃有一烏  
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

白烏王言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  
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  
莫復愁憂我能爲王覓是難得香美餽饈王所食者  
是時烏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  
爲我得辦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時彼烏  
從烏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宮去廚不  
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  
女備具餽饈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  
王爾時彼烏從樹飛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嚙其  
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卽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彼

烏卽取其食將與烏王烏王得已卽將與彼善女烏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爾時彼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烏數數恒來穢汚我食復以喙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烏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烏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烏言汝比何故數汚我食復以喙爪傷我婦女爾時彼烏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

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烏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烏言善哉善哉汝必爲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爾時彼烏卽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柰

有一烏王恒依止

八萬烏衆所圍遶

悉皆取彼王處分

彼烏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說其緣

烏妻所思香美饌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撥大王香美食

今者爲彼烏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繫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我為烏王彼妻故

數來抄撥大王食

我念從此一生來

未曾經造如此事

今為大王一勅已

於後不敢更復為

時梵德王既聞彼烏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  
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  
如此烏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應重答食封祿

須似如是猛健烏

為主求食不憚命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烏言善哉汝烏於今已去

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  
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  
丘汝等當知彼烏王者我身是也彼時為主偷食烏  
者即優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  
也於時比丘優陀夷令彼歡喜為我取食今亦復爾  
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為吾而將食來頌曰

澡身沐德

鑪冶心塵

水開春日

蘭敗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纏

將昇寶地

願值善緣

惡友篇第五十四

述意部

惟夫七聖垂化正攝羣心善惡二門用標宗極善類  
清昇惡稱俯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  
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沉淪繫四生之維繫是故隨順  
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  
情猴難禁修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造憊日就增進  
因此輪迴生歿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  
怨心外強爲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

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  
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  
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亾棄之  
不視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  
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  
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  
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  
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  
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  
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爲惡象煞

不至三惡為惡友煞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為身怨  
惡知識者為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又  
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輩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  
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  
身然為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  
安隱睡眠雖卧床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

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  
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  
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  
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  
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  
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  
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  
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  
中而作怨家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  
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

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嚩唎鳥一頭名憂波迦嚩唎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睜一頭便寤其迦嚩唎又時睜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華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爾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除饑渴而彼寤頭遂卽不令彼頭睜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華其彼睜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卽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睜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華果之樹當於彼

時一華墮落在我頭邊我於爾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饑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卽食此華爾時彼頭聞此語已卽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卽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華便作是念我食此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嚩唎言汝今睜眠我當寤住時迦嚩唎聞彼憂波迦嚩唎頭如是語已便卽睜眠其彼憂波迦嚩唎頭尋食毒華迦嚩唎頭旣睜寤

已欬噦氣出於是卽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  
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  
歿又令我今語言麤澀欲作音聲障礙不利於是寤  
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華願令二頭俱時取  
死於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爲者一何太卒云何乃  
作如是事已卽說偈言

汝於昏日睡眠時

我食妙華甘美味

其華風吹在我邊

汝返生此大瞋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嚩唎鳥食美華  
者莫作異見卽我是彼時憂波迦嚩唎鳥食毒華者  
卽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爲作利益返生瞋恚  
今亦復爾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爲怨讐也又佛本行  
經云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  
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艸鋪上有一  
百頭臭爛灰魚置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  
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  
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卽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  
把臭惡茅草旣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

住還放於地難施白言如世尊敎即把艸住爾時難  
 施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施  
 言汝自嗅手爾時難施即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施  
 言汝手何氣長老難施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  
 也爾時佛告長老難施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  
 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  
 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爾時世尊因斯事  
 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峨峨王舍城 鬱鬱靈竹園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玄 善人募授福 惡友樂讐怨

善惡昇沉異 薰蕕別路門

擇交篇第五十五

述意部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得暫近  
 但凡夫識心譬同素絲隨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薰  
 心心應其境心境相成善惡業現故知三寶所資在  
 物為貴其德既弘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

非直自行得成亦使幽顯歸心也

引證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壅中有向陽處衆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爲王令衆畏難不作非法衆鳥議言善誰應爲王有一鳥言當推鷓鴣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腳長頸衆鳥脫犯啄我等腦衆咸言爾復有一鳥言當推鵝爲王其色絕白衆鳥所敬衆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復衆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觀者悅目可

應爲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儻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梟爲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伺守能護我等堪爲王者衆咸可爾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是念言衆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梟法夜寤晝則多睡而諸衆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眠睡甚爲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正欲不言衆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衆鳥前舉翅恭敬白衆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爾時衆鳥卽說偈答

黠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者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爾時鸚鵡聞眾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梟王 歡喜時覩面

常令眾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觀

時眾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黠  
慧堪應為王便拜為王佛告諸比丘彼時土梟者今  
闍陀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難是又僧祇律云佛告  
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群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  
雞唯有雌在後有鳥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公

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鳥復非雞 若欲學公聲 復是雞母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鳥 學鳥似雞鳴

學雞作鳥聲 鳥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生尸波羅蜜菩薩思惟眾生不  
知布施後世貧窮以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  
有煞害以貧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作邪行以  
貧窮故為人下賤下賤畏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行  
十不善道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為非法何以故五

欲充足無所乏短如提婆達多本生曾爲一蛇與一  
蝦蟇一龜在一池中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饑窮  
困乏無所控告時蛇遣龜以呼蝦蟇蝦蟇說偈以遣  
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爲先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蟇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持戒無此衆惡  
是爲布施能生尸羅波羅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  
後持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師利在管過去久  
遠劫時曾爲比丘入城乞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丸城

中有一小兒追而從乞不卽與之乃至佛圖手捉二  
丸而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一丸施僧者當以  
施汝卽相然可以一歡喜丸布施衆僧然後於文殊  
師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受戒發心作  
佛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愍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慕德祛躑煩

懲心見真理

擇交惡自終

出苦方有始

感應緣

略引  
三驗

魏沙門釋超達

魏沙門釋僧朗

齊沙門釋道豐

魏榮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知解善咒術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乃收付榮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劾達以實告公遂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輪唯見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繫獄囚久脚遂變急不能遠行至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急伏卧草中兵騎蹋艸悉皆靡徧對逼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皮障自達一心服死唯專誠稱念夜

虜去尋卽得脫又有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門爲賊官收數百僧並五繫縛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剋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索繩都斷旣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日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爲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卽以奏聞帝信道人不久遂總釋放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

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爲帝所信  
奏曰上天降異正爲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願不  
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  
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  
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淡上有大  
樹傍壘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  
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計惶惶捉  
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以  
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  
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允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

關天明相慶感遇便泰稍眠良久天曉始聞軍衆警  
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  
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  
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允今遇  
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卽  
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  
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不  
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派與弟  
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靈丹黃白醫

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答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聃無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肫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顛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卽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恃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曾云你輩頗識

真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唇智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舉詣豐所徑卽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或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卽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大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旣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現存

右三驗出梁高僧傳

眷屬篇第五十六之一

述意部

竊尋眷屬泝移新故輪轉去留難卜聚會暫時良由  
 善惡緣別昇沉殊趣善如難施棄榮欲而從道羅雲  
 捨王位而斷結如梅檀林梅檀圍遶隨應而度調御  
 之美於茲可見惡如調達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意  
 恒結怨讐既同棘刺之林亦類蛇虺之種善惡路分  
 禍福可觀

哀戀部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長者子

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  
 哀悼躡踊稱怨大喚悶絕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  
 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  
 而自塗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  
 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  
 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  
 大樹崩倒狼籍以如是楚毒而如其身爾時世尊知  
 而故問阿難彼諸大眾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  
 以白佛唯願世尊為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  
 以無請而有不說我今為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

大慈悲願往至彼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卽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鯁塞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噎氣而住爾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爲無有上又復多饒財寶倉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爲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

是諸苦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衆汝等曾見有生者不老病歿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復告諸大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歿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標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冥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卽是良藥爾時世尊卽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刹 命終能濟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懷憍慢 不敬於三寶

不能持淨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爲死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衆生生死中  
淡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眞實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最爲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爾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皆息並獲道果  
又法句喻經云咎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  
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爲此

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了才辯  
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  
能自勝伏其屢上氣絕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殯斂埋  
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  
羅王所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齋持華香發  
舍而去所在閻人閻羅王所治處爲在何許展轉前  
行行數千里至淡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  
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  
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亾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  
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愍其

愚癡卽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得  
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一大川其  
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  
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  
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  
忉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脚咒願求見閻羅王王勅  
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  
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坐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  
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  
卽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卽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

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  
驚喚逆呵之曰癡駮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  
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  
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卽自念言我聞  
瞿曇沙門知人神魂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  
卽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衆說法梵志見佛  
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召  
反謂語我爲癡駮老翁寄住須臾認我爲子永無父  
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  
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

迷縛著計為已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歿未復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歿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座上得阿羅漢道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眾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餓鬼眾生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

變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校譌

第一紙

五行幽南藏作報十三行龍宋藏作鸞十四行也南藏作速

第二十紙

音釋

秕稗

秕甲儿切穀不成也稗似禾穢艸

藿

忽郭切香草

麝

市夜切獸如小麋臍

有颯

蒲活切

顛顛

顛慈消切頰秦醉切頰憂瘡也

嚙

倪結切

噉

累切

切與

音

嘍

茶音

嗽

口漑切噉於月

鶻

鶻千切

鶻

公活切

梟

堅堯切土梟怪鳥

榛

鉏臻切木叢生也

咎

思積切

囂

與昔同

虛驕切

與攀同

徒濫切

疾雀切

咀嚼也

毗亦切

振除庚切

常熟居士嚴激施貴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四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直

州王國英書

進賢洪謀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妙德庵識

